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謙舍命救主人

卻說黃胖、消安遂道：“眾位檀越，慢行一步，待俺师徒前去觀望觀望。”巴氏弟兄四人道：“俺們也去走走。”祇見六人下了驢車，奔上前來，及到跟前一看，竟是消計。黃胖大怒，大叫一聲：“師叔放心，俺黃胖來也！”朱彪見黃胖，丟了消計，來敵黃胖。黃胖舉起禪杖，分頂打下來，朱彪合起雙刀，向上迎架。黃胖那一禪杖有千斤氣力，朱彪那裏架得住？“喀喇”一聲，打臥塵埃。朱龍雖戰消計，看看三弟被害，虛砍一刀，抽身就走。消計也不追趕，過來與師兄說話。且說消安師徒、巴氏弟兄去後，鮑自安等又見施茶庵邊也有一起人在那裏敵鬥。徐松朋暗道：“怪不得人說山東路上難走，真個果然矣！”仔細觀看，一人身上背著一人在圍中沖殺。徐松朋驚異，說道：“好像余謙？”不免前去觀看。眾人道：“將車暫住，你我大家一同去看他一番！”相離不遠，看見他所背何人，被朱虎同幾個莊客圍住在中間廝殺。那徐松朋緊走幾步，擰擰槍桿，大喝：“朱虎休要撒野！俺爺爺來也。”朱虎一見徐松朋到來，也知他的救兵來了，脫身就跑，徐松朋托槍追趕前來。花、鮑、任、濮俱到其間。余謙慌慌張張，還在那裏東一斧西一斧的亂砍。任正千連忙走至跟前，叫道：“余謙，我等到了！”余謙的眼都殺紅了，認定任正千就是一斧；任正千唬得倒退幾步。花振芳又走上前來，叫聲道：“余大叔，我花振芳來了！”余謙那裏還認得人，也是一斧，花振芳也躲過，說道：“他已殺瘋了，怎麼近前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他雖然殺瘋，駱大爺自然明白，叫駱大爺要緊！”於是花振芳叫道：“駱大爺，我花振芳同鮑自安、任大爺等俱在此。望叫余大叔，說聲莫要動手，朱家弟兄去了。”駱宏勛在黃花舖被捉之時，所受鐵木之傷尚未大好；今被朱家捉去，又打得寸骨寸傷。余謙馱在背上，東遮西擋，顛來晃去，亦昏過去了，二日緊閉，何曾看見花、鮑前來？亦料想來不及。雖然昏迷，卻未傷兩耳心中明白，忽听得“花、鮑、任、徐俱到”，勉強將眼一睜，來人直在面前，余謙仍持斧亂砍。駱宏勛大哭，叫道：“余謙賢弟，花、鮑二位老爹，任、徐、濮各位爺俱到；朱虎也不知去向，你不要使力了！”余謙耳邊听得大爺說眾人已到，把眼珠一定，將眾人一看，叫了一聲，倒臥塵埃。

眾人連忙上前，將駱宏勛兩手鬆開，看了一看，駱宏勛微微有氣，余謙全不動了。花振芳扶起駱宏勛，任正千扶起余謙。花振芳叫道：“宏勛！宏勛！醒醒！”停了片時，一口氣出來，眼一睜，道聲：“余謙賢弟在那裏？”正千道：“世弟，余謙在這裏！”駱宏勛一見余謙面似黃紙，絲毫不動，大哭道：“賢弟呵，歷城我遭難，督衙你伸冤，不憚千里路，江南把信傳！暗地相隨保護，隨後不敢前。來日遇賊黨，扒心下油煎；央求禪師相救，背我逃走到茶庵。幾番我叫丟下，賢弟搖頭。有余謙生生願我勞碌死，即我命難全，要下黃泉路上稍停步，主僕同赴鬼門關！”眾人听得駱宏勛訴哭余謙之忠，無不垂淚。花振芳道：“駱宏勛，你保重，莫要過傷自己。余謙乃用力太過，心血涌上來，故而昏去。稍刻吐出瘀血、自然甦醒，必無傷於命。”鮑自安道：“駱大爺，方纔那禪師搭救，那裏去了？”駱宏勛道：“他乃消安師父的師弟消計師也。”將自己被吊在廊下，蒙他相救，馱我上屋而逃，奔至橋邊，纔交余謙；又遇朱家數十人圍住，又蒙諸位相救之事說了。“但不知此刻消計師勝敗如何？”

正說之間，消安、消計、黃胖、巴氏兄弟俱皆來到。徐松朋見朱虎逃走，也不追他，亦自己回來。看見駱宏勛主僕如此情形，好不凄慘。過了一刻時辰，祇听得“咯咯”一聲，余謙吐出兩塊血餅，祇是叫“暖暖”之聲，不知如何？鮑自安道：“抬上騾轎，煨煨酒，刺山羊血和酒。”眾人將他主僕抬上騾轎，刺了山羊血，各服之後。纔與消計見禮。大家相謝。消計道：“均係朋友，何以為謝！”鮑自安問道：“駱大爺在恩縣監中，怎至於此？”消計將余謙狀告狄公，狄公進京，令恩縣唐老爺押赴京都听審，被朱家兄弟殺了官兵，劫去駱大爺並賀世賴；余謙到庵中送信，故至他家放火，誑了朱家兄弟，惟剩了朱豹、賀世賴兩個無用之人，方纔解救之事說了一遍。鮑自安大喜道：“任大爺案內祇缺此人。既在咫尺，何不順便帶去！”又道：“任大爺，跟我來。”任正千道：“領命！”鮑自安帶兩口刀，任正千也帶兩口樸刀，告別眾人。消計道：“二位檀越，你們俱要記著：有樹者正路，無樹者是埋伏。”任正千、鮑自安二人多謝指引。

二人遂奔莊上而來，祇揀有樹者走。離護莊橋不遠，早見二人在橋上站立。朱豹，鮑自安卻認得，還有一個少年人卻不相識。任正千指著那人道：“正是賀世賴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任大爺稍候，待俺去捉來，你再拿他回去，切不可傷他性命，終久是你手中之物。賀世賴還要細細審問。”說罷，由護莊橋東邊，輕輕的走過河來，看見大門首站了許多堂客，火光如晝，不敢上岸行走，恐被那堂客看見，驚走了賀世賴，遂在河坡下彎腰而行走到橋邊。朱豹同賀世賴二人，見三個弟兄追一個和尚，至此不回，正在發呆，一手扶著賀世賴，同立橋邊觀看。朱豹叫道：“賀老爺，凡事不可自滿，若殺駱宏勛，先前不知殺了多少！大家兄偏要吊起來，先打一番殺他不遲，叫他零受零受，又要煎他心肝下酒，以至於和尚盜去。諒一個和尚，那裏走得脫？還是要捉回，祇是多了這一番事情。”賀世賴道：“正是！”二人正在談論，鮑自安用手在朱豹肩上一拍。朱豹道：“是誰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做捷快事的到了！”說猶未了，頭已割下。賀世賴正待逃脫，鮑自安道：“我的兒，那裏走！”伸手抓下來，叫聲：“任大爺，捉去放在車上，也與他一裹衣穿穿，好與他妹妹、妹夫相會。”賀世賴方知王倫、賀氏先已被捉。任正千捉了前行，鮑自安也隨車而來。

且說在門口所站的堂客，乃是朱家妯娌四個人，聞得一個野和尚盜去駱宏勛，丈夫等率領眾人趕去，亦都出來觀看。忽然見河內冒出一人上了岸，將朱豹割了首級，挾了賀世賴而去，皆是大驚。朱豹之妻劉氏素娥，一身好槍棒，一見瞎丈夫被人殺壞，大哭一聲：“殺夫之仇，不共戴天！”提了兩口寶劍飛奔前來。朱龍、朱虎、朱彪三人之妻，俱備些微曉得點棍棒，見嬌嬌趕去，亦各持棍棒隨後趕來。卻說任、鮑殺了朱豹，捉了賀世賴，還未出莊，花、徐、濮、巴氏弟兄走上前來，鮑自安道：“你等又來做什麼？”花振芳道：“我等靜坐無味，留令婿的兄弟陪消安師徒，防守車輛。我們前來，一發將朱家男女殺盡，平了這個地方，怎得讓他暗地傷人！”鮑自安道：“也好。”又道：“任大爺，你將賀賊送上車去，我同花振芳玩玩。”正說之間，一派火光，有四個堂客，各持槍刀趕來。正是：方纔朋友殺進去，誰知妯娌殺出來。畢竟不知花、鮑一眾，同朱氏妯娌誰勝誰敗？且听下回分解。